

鲁迅书信集拾遗

北平大军宜寓胡同

一送

姚

白

本林

兄

生

上海吕宅

基



05161

鲁迅书信集拾遗

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编

1981年3月·沈阳·



东北鲁迅学会丛书

1210.7 / 8

编者：辽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资料室

印者：鞍山日报社印刷厂

一九八一年五月初版

辽出版局(81)45号

工本费：0.70元

前 言

本书辑录了一九七六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书信集》出版后至一九八〇年止四年多来新发现的全部鲁迅书信六十七封，电文两通，又从《鲁迅书信集》附录中辑出致艾丁格尔书信三封，共七十二封，残简七则。体例参照《鲁迅书信集》，一律按国别系年排列。

所录书信，凡有鲁迅手迹（手迹照片或手迹影印件）的，一律据手迹抄存，没有保存手迹的，或暂时未找到手迹照片的均据最初发表的报刊抄存。原件没有标点的试加标点，并加注说明。一封信中个别标点漏点的，即据文意加点，不作校记。

对一些原信收信人姓名被裁去的或在发表时被删略的，和原信未签署发信日期或在发表时被删的，均据《鲁迅日记》和有关资料，予以考订。并作了必要的简明的注释。

在辑录、考订、注释工作中，采用或参考了以下十种有关鲁迅书信的资料：

（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至四辑中所刊《鲁迅书信》；

（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总第六期，第七期所载王尧东等辑注《未公开发表鲁迅书信四封》和马蹄疾《新发现鲁迅致高植的一封信》；

(三)《新华月报》(文摘版)一九八〇年第四期载《新发现的鲁迅书信选刊》(二十五封)；

(四)《辽宁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二至三期载马蹄疾《鲁迅残简辑考》；

(五)《文献》一九八〇年第一至二辑载《鲁迅、茅盾关于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的书信和资料手稿》和戈宝权《读在美国新发现的鲁迅和茅盾的手稿》；

(六)人民日报编印《鲁迅书信新集》；

(七)王尧东《新发现鲁迅书信辑注》(四十八封)手稿。

(八)北京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鲁迅书信注释组《鲁迅书信集》注释稿(油印本)；

(九)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书信集》注释稿(油印本)；

(十)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动态》第五至六期。

由于我们孤陋寡闻，水平有限，挂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目 录

祝贺红军长征胜利信件片断 (1936年春) (1)

一九一一年

(1) 致许寿裳 (1月 2日)..... (2)

一九一七年

(2) 致蔡元培 (1月25日)..... (4)

(3) 致蔡元培 (3月 8日)..... (5)

(4) 致蔡元培 (5月13日)..... (6)

一九二一年

(5) 致周作人 (7月16日)..... (7)

(6) 致周作人 (7月27日)..... (9)

(7) 致周作人 (7月31日)..... (11)

(8) 致周作人 (8月29日)..... (14)

(9) 致周作人 (9月 4日)..... (16)

(10) 致周作人 (9月 5日)..... (18)

(11) 致周作人 (9月 8日)..... (19)

(12) 致周作人 (9月11日)..... (20)

一九二三年

(13) 致蔡元培 (1月8日) (22)

一九二四年

(14) 致孙伏园 (12月22日) (23)

一九二五年

- (15) 致赵其文 (4月 8日) (24)
(16) 致赵其文 (4月11日) (25)
(17) 致许广平 (6月28日) (27)
(18) 致许广平 (7月15日) (29)
(19) 致许广平 (7月16日) (30)

一九二七年

- (20) 致江绍原 (8月 2日) (33)
(21) 致江绍原 (10月21日) (37)
(22) 致江绍原 (10月31日) (38)
(23) 致江绍原 (11月 7日) (39)
(24) 致江绍原 (11月14日) (40)
(25) 致江绍原 (11月20日) (41)
(26) 致蔡元培 (12月 6日) (44)
(27) 致江绍原 (12月 9日) (45)

一九二八年

- (28) 致李金发 (5月 4日) (47)

一九二九年

- (29) 致江绍原 (10月22日) (48)

一九三三年

- (30) 致曹聚仁 (9月7日) (49)
(31) 致高 植 (12月 9日) (49)

一九三四年

- (32) 致天下篇社 (3月15日) (50)
(33) 致蔡柏龄 (3月22日) (51)
(34) 致魏猛克 (4月 3日) (52)

(35) 致魏猛克 (4月9日) (54)

(36) (日) 一九三五年

(36) 致张 影 (1月18日) (57)

(37) 致陈此生 (6月17日) (58)

(38) 致徐 诤 (12月4日) (59)

(39) 致沈雁冰 (12月23日) (60)

一九三六年

(40) 致沈雁冰 (1月8日) (61)

(41) 致沈雁冰 (1月17日) (63)

(42) 致沈雁冰 (2月2日) (65)

(43) 致沈雁冰 (2月3日) (66)

(44) 致沈雁冰 (2月14日) (67)

(45) 致蔡元培 (2月15日) (69)

(46) 致沈雁冰 (2月18日) (70)

(47) 致沈雁冰 (3月7日) (71)

(48) 致史济行 (3月12日) (72)

(49) 致欧阳山、草明 (3月18日) (73)

(50) 致沈雁冰 (4月11日) (75)

(51) 致欧阳山 (8月25日) (76)

〔日 本〕

吊唁小林多喜二电 (1933年2月) (78)

(52) 致内山完造 (1933年12月6日) (79)

(53) 致内山完造 (1934年11月11日) (80)

(54) 致内山完造 (1936年5月8日) (81)

(55) 致内山完造 (1936年7月26日) (81)

〔苏 联〕

- (56) 致希仁斯基等 (1934年1月6日) (82)
- (57) 致冈察罗夫 (1934年10月25日) (87)
- (58) 致克拉甫钦珂 (1934年10月25日) (88)
- (59) 致艾丁格尔 (1935年12月19日) (89)
- (60) 致艾丁格尔 (1936年4月3日) (91)
- (61) 致艾丁格尔 (1936年 9月15日) (93)

〔捷 克〕

- (62) 致普实克 (1936年 7月23日) (94)
- (63) 致普实克 (1936年 9月28日) (96)

〔美 国〕

- (64) 致伊罗生 (1934年5月30日) (98)
- (65) 致伊罗生 (1934年7月14日) (100)
- (66) 致伊罗生 (1934年7月31日) (102)
- (67) 致伊罗生 (1934年8月22日) (103)
- (68) 致伊罗生 (1934年8月22日) (105)
- (69) 致伊罗生 (1934年8月25日) (106)
- (70) 致伊罗生 (1935年10月17日) (107)

〔片 断〕

- (1) 致周作人 (1902年4月6日) (108)
- (2) 致周作人 (1902年 4月20日) (108)
- (3) 致许寿裳 (1904年10月) (109)
- (4) 致邵文熔 (1908年) (109)
- (5) 致许钦文 (1926年2月8日) (110)
- (6) 致曹靖华 (1931年6—9月) (110)
- (7) 致叶绍钧 (1931年12月19日) (111)

祝贺红军长征胜利信件片断①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和拥护。（摘自鲁迅来信）

——据1936年10月28日延安党中央机关报

《红色中华》所载《鲁迅先生的话》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据1947年7月27日晋冀鲁豫解放区《新华日报》

所载《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英勇斗争20

年（1927.8——1947.7）大事记》。

〔鲁迅一九三六年春〕

注 释

①此两则鲁迅祝贺红军长征胜利信件片断，分两次发现，第一则后发现，第二则先发现，按内容分析，这两则片断，应是同一封贺信中的两个自然段，其顺序应该是《红色中华》所引的那段在前，《新华日报》所引的那段在后。第二则已收入《鲁迅书信集》，第一则系《鲁迅书信集》出版后所发现的，现为读者阅读方便起见，一并抄存。

一九一一年

致 许 寿 裳①

季薰君监：得十一月望简毕，甚以说释。闻北方土地多沼泽，而越中亦迷阳遍地，不可以行。明年以后，子英②欲设二监学，分治内外。发电以后，更令仆作函招致，顾速君来越。意所不欲，然以自为监学，不得显语，则聊作数言而不坚切。此函意已先达左右。仆归里以来，经二大涛③，幸不颠隤，顾防守攻战，心力颇瘁。今事已了，正可整治，而子英渐已孤行其意。至于明年，恐或莫可收拾，于是仆亦决言不治明年之事，惟此监学一职，未得继者，甚以为难。与子英共事，助之往往可气，舍之又复可怜，左右思惟，不知所可。君倘来此，当亦如斯。惟仆于子英谊亦朋友，故前不驰书相阻，今既谢绝，可明告矣。越中理事，难于杭州。技俩奇觚，鬼蜮退舍。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无趾之书已译，有法人某之《比较文章史》④，又有mephinicl之《人性论》⑤，余均未详。君书咸存起孟⑥处，价亦月拂不懈，力尚能支，可不必寄与也。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殒落。闻北京琉璃厂颇有典籍，想当如至曾一览否？李长吉诗集⑦除王琦注本⑧外，当有别本，北京可能觅得。如有而直不昂，希为致一二种。倘见协和⑨，望代存问，旧友云

散，恨何可言？君此后与侏男⑩语或通讯，宜少愆，彼喜昭告于人，以鸣得意。斯人与鼻头同在以斧斯之之邈者也。此地已寒，北京当更甚。校课竣后，尚希以简毕来。仆治校事约须廿四五方了，假时当有暇作闲话也。

仆 树 顿首

十二月初二日

注释：

①据手迹照片抄存。原件无标点，标点为辑录者试加。许寿裳（1882—1948），字季黻，浙江绍兴人。早年与鲁迅留学日本。与鲁迅数度同事，始终保持深厚友谊。因坚持宣传鲁迅精神，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忌，在台湾大学任教时被特务暗杀，著有《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

②子英（1880—1950），名潜。浙江绍兴人。早年曾参加光复会，参加反清活动，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与鲁迅相识，并在绍兴府中学堂与鲁迅同事，后逐渐消沉，成为乡绅。

③二大涛：指当时绍兴府中学堂发生的两次罢考、罢课风潮。

④法人某之《比较文章史》，即法国洛里埃著的《比较文学史》，由〔日〕户川颂曾译成日文，一九一〇年二月大日本文明协会出版。

⑤mephiniclб之《人性论》，即〔俄〕梅契尼可夫著的《人性论》。

⑥起孟（1885—1967），即周作人，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在鲁迅影响下，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三年因家庭纠纷和思想分歧，与鲁迅绝交。思想日趋没落，抗日战争时堕落为汉奸。

⑦李长吉诗集，指唐代诗人李贺（790—816）《昌谷集》，即《李长吉歌诗》。

⑧王琦注本，指清代注家王琦所编注的《李长吉歌诗汇解》。

⑨协和，名邦华，字惜吾，又作燮和、协和，浙江海宁人。鲁迅在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时的同学，后又为教育部同事。

⑩侏男，系蔡元康（1874—1917）之译名，元康，字谷青。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堂弟。留学日本时和鲁迅相识。

一九一七年

致 蔡 元 培^①

鹤庠先生左右：

蒙 书祇悉。商君^②所学系英文，其国文昔在中学校时颇能作论文，成绩往往居前列，惟入大学后，未必更留意于此。今若令作平常疏记论述文字，当亦能堪，但以授人，则虑尚有间耳。

专此布达，敬请
道安。

晚 周树人 谨上。

一月廿五日

注释：

①《鲁迅日记》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得蔡先生信，即答。”即此信。现据手迹照片辑录。蔡元培（1868——1940），字鹤庠，号子民，浙江绍兴人。著名教育家。曾留学德法。辛亥革命后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九三二年和鲁迅、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病逝香港。主要作品有《蔡元培选集》。

②商君，即商契衡（1890——？），字颐芴，浙江嵊县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图书馆任职。

致 蔡 元 培^①

鹤庐先生左右：

前被书，属告起孟，并携言语学美学书籍，便即转致。顷有书来言此二学均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若勉强敷说，反有辱殷殷之意。虑到后面陈，多稽时日，故急函谢，切望转达，以便别行物色，诸语，今如说奉闻，希鉴察。

专此，敬请

道安。

晚 周树人谨上

三月八日

注释：

①《鲁迅日记》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夜寄蔡先生信。”即此信。现据手迹照片抄存。

致 蔡 元 培①

鹤庠先生左右：

谨启者，起孟于前星期发热，后渐增，今日延医诊视，知是瘡子。此一星期内不能外出受风，希赐休暇为幸。

专此敬请

道安。

晚 周树人谨状

五月十三日

注释：

①《鲁迅日记》—九一七年五月十三日：“夜寄鹤庠先生信，为二弟告假。”即此信。现据一九八〇年十月十日《鲁迅研究动态》第五期抄存。

一九二一年

致 周 作 人①

二弟览：

《犹太人》②略抄好了，今带上，只不过带上，你大约无拜读之必要，可以原车带回的。作者的事实，只有《斯拉夫文学史》③（且无诞生年代）中的几行，别纸抄上；其小说集④中无序。

这篇跋语，我想只能由你出名去做了。因为如此三四校，老三似乎尚无此大作为。请你校世界语译，是狠近理的。请我校德译，未免太巧。如你出名，则可云用信托我，我造了一段假回信⑤，录在别纸，或录入或摘用就好了。

德译虽亦有删略，然比英世本似精神得多，至于英世不同的句子，德亦往往不与英世同，而较为易解，大约该一句原文本不易懂，而某女士⑥与巴博士因各以意为之也。

树 上

七月十六日夜

抄跋之格子和白纸附上。

Dr. Josef Karések《斯拉夫文学史》II. § 17, 最新的波兰的散文。

Adam Szymanski也经历过送往西伯利亚的流人的命运，是一个身在异地而向祖国竭尽渴仰的，抒情的精灵（人物）。从他那描写流人和严酷的极北的自然相抗争的物语

（叙事，小说）中，每飘出深沉的哀痛。他并非多作的文人，但是每一个他的著作事业的果实，在波兰却用了多大的同情而领受的。

所寄译稿，已用S. Lopuszanski之德译本对比一过，似各本皆略有删节，今互相补凑，或较近于足本矣。……德译本在Deva Roman-Sammlung中，亦以消闲为目的，而非注重研究之书，惟因译者亦波兰人，知原文较深，故胜于英译及世界语译本处颇不少，今皆据以改正；此外单字之不同者尚多，既以英译为主则不复一一改易也*。

*即就开首数叶而言：如英译之在半冰冻的土地里此作在冰硬的土地里；陈放着B的死尸此作躺着B的渣（躯壳）；被雪洗濯的B的面貌此作除去积雪之后的B的面貌；霜雪依然极严冽此作霜雪更其严冽了；如可怜的小狗此作如可怜的小动物……

注释：

①《鲁迅日记》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七日：“晨寄二弟信。”即此信。据手迹照片抄存。

②《犹太人》，〔波兰〕什曼斯基所作短篇小说，周建人译，载一九二一年九月十日《小说月报》十二卷九号。

③《斯拉夫文学史》，〔波兰〕凯拉绥克作。其中关于什曼斯基部分，由鲁迅译出附于此信之末。现从《鲁迅书信集》第37号信中移归于此。

④小说集，指〔波兰〕洛普商斯奇的德译本《斯曼斯基小说集》。

⑤假回信，见本信附件什曼斯基事略后。

⑥某女士，指《犹太人》英译者般纳克。